

孟学农通过写诗归来

□特约评论员 刘洪波

两度“被辞职”的孟学农，因一首诗而重回人们的视野。

就诗言诗，《心在哪里安放》应是典型的官员作品，若以纯粹的文学眼光来看，未必适合刊出。当然，官员作品也不能以纯文学眼光来衡量，说这首诗情感真挚，当是比之于公文与讲话。这首诗的特点，主要还是心绪难宁。

“诗言志”，《心在哪里安放》言的就是未酬之志，文本层面与为官经历层面相互结合，产生阅读理解上的“鸡尾酒效应”。我想，“诗言志”，算是中国传统。历朝历代，为官之人大概都能写诗明志，仕途顺遂可能写得还少，滴贬之际写诗者尤其多，这些诗有的多怨望，有的诉衷肠，有的将个人遭际转为山河

柒评

(上接08版)

舆论界对这首诗歌则持“谨慎捧场”的态度。大河网评论称：“如果此文并非为将来的复出探路，而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情怀的彰显，我想无论流言与诋毁，想必将来总会还一个公正的。”著名时评员盛大林则撰文表达了内心“轻微的狐疑”：“在现今国情下，一位去任省长用此种方式表达内心之情，而且媒体能公开发表，无论如何是一种进步。如果孟学农已经作出了不可能再回朝的判断或思想准备，发表诗作的进步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。”

马昌博认为，孟发表这样的诗作应该与自身性格有关。马昌博说：“孟本人很个性化，能打破传统政治逻辑里‘言多有失’的禁忌，显然是一大进步。如今，官员对个人表达权的要求越发强烈。过去，官员不想说，高官不方便说，在现今这种政治语境中，官员自我言说的权利正在放大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，近两年，官场白话文越来越多，更接近普通人的语言体系。”

问责不影响复出

从《心在哪里安放》中，可以看出孟学农的政治抱负仍在。公众很自然地议论到了孟学农的仕途前景，议论他是否还有机会再次复出？

在中办国办刚刚印发的《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》中，有这样的条例：“引咎辞职、责令辞职、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，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”。一年以后呢？

孟学农距离2008年9月14日辞去山西省长一职已将近一年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，孟学农再次复出并非没有可能。

汪玉凯对记者说：“对于被问责的官员，应该因人而异，不能一棍子打死，要明确被问责官员并不是不能重新起用的。孟学农负有领导责任，并不是直接责任的承担者，两次被问责都摊在他头上，都不是由于他个人人格上有问题或者工作上有重大失误，他应该还是可以重新起用的。而且，孟学农在山西工作时，口碑也是不错的。”

汪玉凯还认为，公众也应该以健康的心态看待被问责的官员，“对于出了问题的官员问责是必要的，不问责难以对公众作出交待，但对那些问题不大的，应当客观看待他们的复出。”

按惯例，省部级干部65岁退休，1949年出生的孟学农今年60周岁，年龄不是复出的障碍。而现在离孟学农去年9月离职一年只有2个多月。这位以诗言情言志的省部级“失业者”，能否重新上岗，公众将拭目以待。

大地或家小安乐的抒情，成色不一，水平各异。何至今日，落籍写诗发表，竟成进步，可见诗性的退步有多远。这与历代官员多拔自文士而今官员非文人有关，与官员与文人分工更专业有关，或者与落籍不得发表诗的“不成文规定”有关？可供研究。

外国似乎没有这样的传统。言志，固然是诗可以为之，但诗主要还是谈“美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外国的官员在历史上好像就没有写诗的兴致，现在也基本没有。以酬壮志而言，例如各国之竞选，两两相抗，终究只得一个，败选者之壮志不可酬也，大多就消失了去，再不回归，也有的东山再起，卷土重来，终而得酬壮志，这是少数。但不管怎样，他们不写诗。诗之中外比较，这一个层面应该要比到。

孟学农发表诗，是一个新

闻。这个新闻差点被忽视，赖网络转载而广传。再因诗被广传，而人的经历、命运被关注。这里面转折不少。孟学农写诗被报社发表，这个程序被称为“进步”，但几乎没有有什么影响。网络的加入是重要的，把这个“进步”变得可见，这是网络之功。通过报纸、网络，两度“被辞职”处理的孟学农被公众关注到，展现的是“复杂之情”，人们备加体恤，这是一条有时代特点的“回归路”。

现在人们基本上能够理解，北京的SARS也好，山西的溃坝也好，孟学农以市长或者省长之职，实在难以说有什么具体的责任。不过，“被辞职”也未必就是冤枉。政治是民意的事，出了状况，民众受到惊恐，有所愤怒，都需要人来承担责任。资本主义是这样，我们叫

他们是“丢卒保车”；我们这几年有时也这样，叫“问责”。出事时，孟学农正好在任，被“问责”了，或者他自己心里不安，总之是去职了，这是什么责呢，这是政治之责。所谓“政治责任”，一个官员，有时是自己犯事，有司法责任、纪律责任等等；有时可能仅仅是遇上了某件事，处置不当，有了行政责任；有时连处置不当都难说，还要负领导责任，也就是在其位的“政治责任”，如此而已。

孟学农两度“被辞职”，机遇成分很大，可以同情，但处理结果未必有什么问题。如果要复出呢，我想也是可以的，他确实没有犯过什么事，只是遇上了几件事而已。但我以为，写诗与做官，还是各走各道为好。做官不是不可以写诗，那要以写诗的标准；写诗不是不可以做

官，那要看做官如何，而不可让诗与官打搅。

诗不是美学意图之外的工具，不必服务于什么。官则是服务大众的职位，能不能做在于民众是否认可而已。而民众也需要有自己的判断，是评定官员还是论诗，不要把诗与官混了。孟学农写诗回归公共视野，从当代首例可称进步，从回归程序看，却有些类似于娱乐。

由娱乐，突然想起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逮军。这个目前正停职接受调查的官儿，会不会“被辞职”？如果意外“被辞职”了，会不会也写上一首诗呢？他的问题不是如何安置内心的问题，而是心长错了地方。

同样为官一任，同样不缺“个性”，假设同样“被辞职”，逮军与孟学农一比，境界不同，高下立判。

媒体热词：心在哪里安放？

孟学农诗歌发表后，媒体间争相传阅，时事评论员对此也有很多话要说。一些评论员认为，孟学农不在高位仍挂念山西人民，可敬可叹；另一部分人则表达了轻微的质疑：如果孟学农没有去职，他还敢如此酣畅地表达内心吗？

在中国，无论是在任的还是离任的领导干部，尤其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，很少有文学作品公开发表。他们并不是轻视文人，不屑文学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是没有这个能耐，但实际上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就是高官不作文。即使有一些领导干部喜欢涂涂写写，似乎都是个人爱好，很少有人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的。

也许是内心深处对于因文获罪的一种习惯性的恐惧，现在大部分领导干部除了在大小会议上发表讲话以外，很少有真正属于自己个人的言论转到公众的耳中，更别说文章诗句。中国人习惯地认为以诗言志，文如其人，言为心声，你写的文章，容易成为他人分析你解剖你理解你或者批判你的标本，所以，除了几位国家领导人

秦恨海

人已迟暮壮志未酬

凤凰网 ifeng.com

(2009年7月15日)

洪信良

心何须安放

——和孟学农文

钱江晚报

(2009年7月16日)

苑广阔

在职官员更应该问问自己心在哪里安放

南方都市报

(2009年7月17日)

盛大林

假如孟学农能在任上发表这样的诗作

成都商报

(2009年7月17日)

心何须安放？如果你诚心为民，此心安处即吾乡。它就在烈火熊熊的太钢炉旁，它就在黑金滚滚的大同煤矿，它就在晋南改造了黄土地的村庄，它就在雁北那仅剩光秃秃草根的牧场……

心何须安放？如果你一心为公，心安一室天下宽。它就是在碧波荡漾的西子湖畔，当你咬着笔杆草拟文件，思如云涌时，那一份忙碌之中的舒

有媒体称一位去任省长能够用此种方式表达内心之情，并且媒体能够公开发表，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。但笔者更关心的是，那些在职的市长、省长，以及更高级别的官员们，是否也能用这种方式扪心自问一下“心在哪里安放”呢？

因此，对于孟学农发表诗歌，笔者觉得只有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去解读，才更有意义。从形式上说，孟学农如果

的确，这是一种进步。但它为什么是一种进步？这种进步又有多大呢？

在公开场合，中国官员从来都是道貌岸然、正襟危坐。他们只在该说的时候说，也只在该笑的时候笑。喜怒哀乐不是源自于内心的情感，而是取决于时势的需要。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，前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人大会上的一次仰面大笑，都会被当成大新闻而置于省报头版，甚至被认为

畅；它就是在黄沙漫漫的塞外山梁。当你看着小村落的袅袅炊烟，构想南水北调工程的细节时，那一份冥思苦想之后的豁然开朗……

心何须安放？如果你真的为民谋了福，流转的时光，带不走你给百姓留下的平安；如果你真的为社会作了贡献，农田、工厂、商店、学堂，处处都会继续实现你的理想。

不必多想，放下才能得到

不是去任省长，现在仍旧是在位高官，他是否还会在媒体以诗言情，以诗抒意？现在官员的公众形象，确实太过脸谱化，太过标准化了。不管是在电视上还是报纸上，不是开会时的正襟危坐，就是看望群众时的“职业性微笑”，总让人感觉到过于虚拟化、缺乏真实，与群众有距离。如果官员也能像孟学农一样，在报纸上写写诗歌，抒发一下情怀，不但可以让官员在公众眼里更加有血

是“解放思想的表现”。而这一次孟学农受到的关注更多，因为他不仅公开发表诗作，还表达出明显的“复杂心情”，这种“直抒胸臆”肯定比“仰面大笑”更有力度。

不过，与当时还在任上的肖扬不同，现在的孟学农无官一身轻。从“三个月的北京市长”，到“一年零十天的山西省长”，孟学农的仕途令人唏嘘，也不禁让人联想：假如还在位置上，他会创作并发表这样的

以外，有多少领导干部敢站出来“以文会友”？

所以，当一位领导同志突然开始写诗，不仅写，而且公开发表；不仅公开发表，而且作者又是一位引咎辞职的原省长时，他的身份、发表诗作的时机以及诗作本身，仿佛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信息：这是一位有志事业却不得志而郁郁寡欢的人，在慨叹时不我待而人已迟暮壮志未酬。

心安。2003年SARS肆虐，你和张文康部长一起下了岗；2008年山西省襄汾县“9.8”尾矿溃坝，为把失察的责任承担，你辞去了省长。很多人夸你是男子汉，因为有担当，才会使政治的机制更健康。

不必多想，如烟往事俱忘却，心底无私天地宽。虽则是晋官难当，溃坝不是你一人能马上阻挡，但你若不下台，这天大的责任又有谁来扛？

有肉，而且也利于拉近官民关系，增加官民感情。

从内容上说，在职官员们能否也像孟学农一样，扪心自问，自己现在头顶乌纱，手握权力，那么自己的心应该“在哪里安放”？是放在国计民生上，还是放在升官发财上；是放在为人民服务上，还是放在为少数利益群体，甚至是为了自己家人儿女服务上；是放在兢兢业业，在其位谋其政上，还是放在觥筹交错，声色犬马上。

诗作吗？要知道：在朝和在野，直抒胸臆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。如果孟学农已作出不可能再回朝的判断或准备，发表诗作的“进步”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。

“透明政府”不仅需要政务透明，也需要官员透明。孟学农的这一举动，至少证明他不是一具“政治僵尸”，而是一个“有血有肉”的人。我真希望，所有在任上的干部也都能像孟诗写的一样：“冲就冲，浪就浪，舞就舞，唱就唱！”

一语惊坛

一气读下来，诗中所饱含的浓浓民生情怀，令人动容。

——网友[王超]

我们应该就诗论诗，不管他是不是前省长，这首诗都堪为佳品，颇有力度。

——网友[赏月乱弹]

读了他的诗，第一感觉是他对事业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对工作过的土地和岁月怀有着深深的眷恋，带着无尽的牵挂。

——网友[萝卜缨子]

但愿孟学农满怀深情的诉说能够唤醒那些不关心百姓冷暖的官员。

——网友[马萧萧]

每个官员都该扪心自问：我的心在哪里安放。期待这句活成为今年的官场流行语。

——网友[六晚亭]

只要是一个心底无私、心向百姓的人，心在哪里安放都可以。

——网友[锦绣波涛]

心在哪里安放，百姓痛苦疾伤，柴米油盐酱醋，和谐社会小康。心中一杆秤，无论京畿太行，为民畏民卫民，百姓就是上苍。

——网友[段玉]

更重要的是——居其位者要明白把心放在何处。

——网友[格格]

心在哪里安放，心在山山水水，心在民生疾苦，心就不再彷徨。

——腾讯网友

只要为官清正，为百姓做实事，心哪里都可安放得踏踏实实的。

——腾讯网友

希望不要总在台下想起心在哪里安放，在台上却连心都找不到。

——搜狐网友

看见了孟学农对祖国、对百姓的热爱，也看见了他对事业的留恋、遗憾和无奈！

——新浪网友

孟学农不应该过于压抑自己，心放宽些，也许您的仕途就应该有这样或那样的坎坷。一切随缘吧！

——网易网友